



跃进与回忆

YUEJIN YU HUIYI

百花文艺出版社

跃进与回忆

YUEJIN YU HUIYI

(1)

河北省“跃进与回忆”写作运动委员会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跃进与回忆

(1)

河北省“跃进与回忆”写作运动委员会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1/5 字数103,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

热切的期望

在大躍进的1958年里，我省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跟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一样，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无比丰富的智慧和共产主义风格，創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业迹，使工农业生产翻了一番又一番，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再提高。在这生产大躍进的基础上，工农群众的文艺創作，也跟着蓬勃地开展起来。为了鼓励群众的創作热情，引导創作活动正常地向前发展，中共河北省委于1958年7月适时地发出了“歌颂大躍进，回忆革命史”的写作号召。在各級党委的领导下，群众性的創作，有如春天的花朵，五彩繽紛，遍地开放。数以万計的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斗争。这些作品，都具有濃厚的生活气息，熾烈的革命激情和朴实淳厚的风格。这些作品，已成为劳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有力武器。在这鉄一般的事实面前，还有誰能說文艺只有“专家”才能搞呢？如果真的还有人不了解，或者还在固执己見，那么，就請他来讀一讀那多如恒河沙礫，美如晴夜星空，熾烈如鋼水滾沸，声势赛江海奔騰的群众創作吧！

劳动人民的作品，写得这样多，这样好，无疑地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特別优秀的作品，就有必要讓它广泛地流傳，以便更大、更好地發揮其教育群众的作用；对那些正在向社会主义文学大旗下面結集的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新兵，也有必要給以及时的鼓励。这是现实生活給我

們提出的一个新任务。編輯、出版“躍進与回忆”丛刊，就是想要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

“躍進与回忆”是个文艺性丛刊，它的主要任务是本着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和鼓励創作、推动創作的精神，編选写作运动中涌現出来的优秀作品。它以登載广大工农群众及老干部的作品为主，同时也酌量采用一些专业作家的优秀創作。內容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風尚与劳动群众所創造的英雄业绩；另一部分是反映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斗争故事、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工矿史、公社史等。我們希望这个丛刊能起到反映写作运动成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对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同时也願意这个刊物成为广大业余作者优秀創作的发表园地，并提供一些对大家在写作上有参考价值作品。

“躍進与回忆”誕生于如潮似涌的群众創作之中，也将得到群众創作的哺育和扶養。群众創作越昌盛，它的滋養就越丰富，生命力也就越强。因此，我們清楚地知道，要办好这个刊物，就必须依靠广大的作者、讀者和一切关心它的同志們的协助和支持。我們热切希望广大的作者把我們时代的閃光的日子、沸騰的生活、火熾的激情、光輝的思想和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故事、照人肝胆的先烈的英勇事迹，用最新最美的形式更多、更好地反映出来，使刊物能获得更广阔、更深厚的生命源泉；我們恳請各级领导写作的同志能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給我們，讓这些鮮花能够向更多的人开放，給更多的人以芳香；我們还希望广大的讀者給我們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見，帮助我們把这个丛刊編好。讓我們共同努力，使这块新开垦的园地百花盛開，四季长春，在党的领导下，把写作运动推向更高更高的高潮！

——編者

目 录

热切的期望.....編 者

跃 进 篇



“不老松”探矿.....云 風(3)

为鋼夜战.....張廷民(7)

早晨.....馮健男(12)

給爷爷請假.....張存杰(17)

書記担走了.....張 君、李岁寒(21)

追.....范 瑛(23)

“配种专家”李淑梅.....刘爭笑(28)

父子倆.....于士麟(33)

雛燕.....張春青(37)

石头当煤燒的故事.....唐 今(40)

跟車.....張靜波(43)

送飯.....張相林(45)

交款单据.....池保林(46)

她們和解了.....任学智(48)

- 果林也上一層天 王 林(22)
 魚游山岭兴致高 陰印海(22)
 是工人也是詩人 何蔭蘭(22)
 万丈紅光罩井陘 尚高收集(42)
 別看我們滿臉黑 富 英(42)
 張北女騎兵 刘宏声(49)
 月似銀刀挂西南 袁明鑒(49)

回 忆 录

- 水东一瞥 張承先(53)
 冉庄地道战 王法群(61)
 神入路 如 冰(66)
 大渡河的黎明 雷必坤(70)

五里崗暴动散記

- 撤傳單 王洛好(73)
 以血还血 葛洛好(75)
 众英雄舌战赃官 韓其录、葛新立(77)
 收槍 韓連山(79)
 完成党給的第一个任务 刘洛亭(80)
 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材料 馬士云(82)
 五里崗暴动歌謠 石丙泉 采录(83)

- “五勇士” 清 江(84)
 讀“五勇士” 刘士衡(94)
 回忆張智法同志 郭广运(96)
 埋藏着的槍枝 刘老恆(99)

永不忘却的事情春 草(104)

鹽的故事

——記一位軍官的報告……王中洲(106)

天津機車車輛附件厂厂史片断

1927年的風暴(111)

大開西車站(116)

鬼子失蹤了(119)

燒不毀的南呂村

——金星人民公社史片断(121)

編后(127)

躍 進 篇

YUE JIN PIAN



“不老松”探矿

云 風



西河溝的十八座土爐，好像十八尊羅漢，朝天張着嘴，等着吃食下肚。到六十里外拉礦石的社員却空着雙手跑回來說：“到處都去拉礦石，我們挨不上個，想拉五十噸礦石，少說也要等上十天八天。”

“觀潮派”聽了這話，像抓住了什麼理似的，洋洋得意地說：“這是正南八北的修好了廟，請不來神，修的快，拆的快！”

隊長高永強急得一头汗，連夜召開幹部會。沒等人坐穩，也就火燎火爆地嚷道：“縣委指示，我社在國慶節前就要煉出五百噸鐵來！”他忽然想起了什麼，眼角掃了下里屋虛掩着的小門，壓低了嗓門說：“可是礦石來不了，怎麼辦？”

技術股長“小鋼炮”跳起來說：“沒土打不起牆，這些日子，我們翻了不少山頭，就是沒找到礦石……”

高永強挑起眼眉，下巴朝着里屋點了兩下，止住了“小鋼炮”：“噓！弦兒定得低一些，小心被‘不老松’聽了去……”

“我聽見啦！”

· 隨着這一喊聲，十幾對眼睛一齊轉向虛掩着的小門。門開了，走出了

一个很挺拔的老汉，他是党支書許洛明。老支書，干了几十年庄稼活，早先还打过游击，煉就了一副好身子骨，虽然六十来岁了，仍是耳不聾，眼不花，干起活来赛过青壮年，所以，乡亲们就給他起了个“不老松”的外号。誰知，最近病魔纏住了他，使他的臉上失去了紅光，时常發着高烧。虽然这样，他还要光着膀子搖水車。这些日子，身体虚弱得实在支持不了，他就索性搬个行李，住在队的會議室的里屋。别人劝他有了病还是在家里休养几天，他說：“撈不着工作，听听心里也舒坦。”

其实，不老松不只限于“听听”罢了，外面會議室商量什么事的时候，他总是靜心听着。每逢听到节骨眼儿上或者想起什么事情，他不管正在發高烧或者打摆子，就要走了出来說上一陣。

现在，他搖晃着身子走了出来，高永强扶着他一条板凳上坐下。他挨个望了望大伙說：

“五百吨鉄是只許多不許少的。沒有矿石，唔，有人說这是沒土打不起牆，大伙想想看，把这‘不’字去掉，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問題吧？”

会場上的空气立刻改变了！

小鋼炮說：“我宣布撤回我原来的話，改成是：沒土打起牆来。”

“对嘛！”高永强猛地在小鋼炮的肩头上拍了一下說：“沒矿石，咱們上山去找！”

“好！”不老松笑了笑說，“大家要有决心，我給你們介紹一个向导。”

“誰？”

“我。”不老松鎮靜地說。

会場上靜了一忽儿，接着人們七手八脚地把不老松送进里屋，說：“不老松燒糊塗了，他还想上山！”

不老松躺在炕上分辯：“不，我們要沒土打牆呀！”

天快亮的时候，永强拿着繪好的探矿路綫圖，送給不老松看。一进

門，他不禁大吃一惊：炕上只剩一条被子，哪儿还有人影。他立即对身后拥进来的几个小伙子喝道：“快……快去找人！”

昨晚不老松被永强等推进屋里，再也睡不住了，他想到国庆节前出铁，陡然来了精神。他看到永强等正在商量什么，就悄悄地从后門出来上了山。他到了山边，天已大亮，对面山上的古长城給太阳一照，像閃着金光的巨蟒。的确，这一带山他是够熟的。打十岁起，就給地主放羊，直到日本鬼子进中国，又在这一带打了五年游击，哪山有什么树，长什么草，甚至哪儿的石头是什么顏色，他都一清二楚。

他略回想一忽儿，自言自語說：“上臥牛山，对，那儿有矿石。”可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想着：“十里山道像刀裁，你能行嗎？”接着他又想：“沒有矿石，这十八座土爐拿什么喂？路难走，还能怎么样我了吗？沒土要打牆，是自己說出的話呀！”

不老松下了决心，走上陡坡，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衣裳給汗水浸透，湿漉漉地裹住他虚弱的身子，每迈一步，都要震落額头上的汗珠，心里一陣陣發慌，他眯瞪眯瞪眼睛，只听噗通一声，定睛一看，一只恶狼张着前爪坐在面前，睜着飢餓的眼睛瞪着他。他不慌不忙地解下褲带，繞了兩個圈子，对空一搖，那狼就夹起尾巴跑掉了。

不老松找了一根柴棍拄着，抓住沿路的树枝、茅草，弓着腰，一步步前进。

八月的天气，真是一点准兒也沒有，剛才还是响晴天，随着几声悶雷，黑云打西北角拥上来，刹时，下起瓢潑大雨。冰凉的雨水澆在身上，冷到心里，不老松打个冷顫，想找个藏身地方。可是漫山光禿禿的像新剃过的头一样，哪儿有个藏身的地方呢？往下看，十里山道多說爬了一半；往上瞧是仰臉不見頂的絕壁，一塊塊刀削一样的岩石，像野兽的牙齿。这些唯一能够攀登的东西，如今給雨水冲洗得溜滑溜滑，脚踏上去像踩上西瓜皮，再加上脚底沒劲，不老松爬了三次都出溜下来。渾

身的劲像是用完了，伏在地下呼哧呼哧喘着气。这时，他才发觉地上是块又光又滑的白石头，人称“卧牛背”。当年他参加的钢铁游击队，就是借了这个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鬼子一个中队的十二次冲锋。当敌人第十三次扑上来时，一个炮弹皮打中了他的左腿，他一声没吭，咬紧了牙把袜脱下，缚在伤口上，边打边退……。当这一幕动人场景，重新出现在他脑子里时，他立刻像增加了无限力量。他脱下鞋，缚在膝盖上，脚趾蹬着石缝，一寸寸往上爬动。天将黑时，终于爬到山顶。面对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长吁了口气，好像是说：“低头吧，高山！”

山上各式各样的矿石立刻吸引了他。他蹲下来，一块块察看，一块块抚摸。他忘记了病痛，忘记了疲劳。直到太阳从西山梁出溜下去，他才想到下山，可是站起身来，眼前一片金花飞舞，他昏倒了。

高永强和小钢炮等一看不老松不在，肯定他是上了山，就追了出来，他们从东山到西山，还是没有看到。最后，高永强恍然大悟地说：“唉，东山西山谁都会去，不老松还去那里干什么，他准是走上最难走的路去找矿石了。”大伙觉得此话有理，就渐渐找到卧牛山上来了。

等他们顺着不老松的脚印上了卧牛山顶，小钢炮首先发现躺在矿石边上的不老松。“支书！”他紧走几步，擦了下夺眶而出的热泪，就把不老松抱在怀里，灌了两口水，接着就背着他爬下山来。

不老松苏醒过来，已经躺在自己炕上。高永强和自己老伴守在身边。一时竟忘记出了什么事。直到两手触到冰凉的矿石时，他立刻坐起身来，说：“快，卧牛山顶！”

高永强轻轻地扶他躺下，说：“您放心吧，采矿队已开上去啦！”

夜里，整个山谷都是明晃晃的，整个天空都是红艳艳的，稀里哗啦的雨声和叮叮当当的镐锹声响成一片。这个旷古无人的深山野岭，真是开了花啦！

第二天，十八座土炉吐出缕缕青烟，发亮的铁水，第一次流进灰槽。

为鋼夜战

新兴鋼厂工人 張送民

这个夜晚，已經是保全部的車工們‘連軸轉’的第17个夜晚了。

“喂！小鬼，把皮带杆子遞給我。”这是轉建軍人、車工班班长刘师傅的声音。正在全神貫注的瞅着师傅干活的徒工小赵，听到这洪鐘般的声音，三蹦兩窜地从牆角拿来一根尖端沾滿油垢的白腊杆子，刘师傅接过杆子，往皮带下面一伸，一較劲，“嘿”了一声，原来轉得就够快的大卡具，剎那間帶着嗖嗖的風声，飞也似地旋轉起来了。

“刘师傅！刘师……”他剛想吃刀旋活，从門外跑来一个在煉鋼車間进行維修的徒工。見到这种情形，刘师傅順手关了車，向那个徒工追問道：“怎么回事？”“三……三吨电爐正……正出鋼的时候，”小徒弟結結巴巴地一面說一面比划，“管爐身仰合的大銅絲杠母一下子掣扣啦！絲杠干打轉轉，可爐身就是起不……”“行啦！”刘师傅急得直搔头皮，命令式地打斷了对方的話。“你赶快回去，和师傅們一起，把坏絲母落下来！”小徒工走开之后，在老刘腦海里迅速地閃动着这样几个問題：正出鋼的时候，大絲母坏了，爐身是无法起来的，要配个这家伙起碼得五六个小时才成……五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焦急地重复着这个時間的数字。

“怎么回事？”

“什么东西坏啦？”

“呵……”原来在他不知不觉中，他周围已经围满了人。“电爐上的大銅絲母坏啦！”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着那个徒工对他说的话。

“哎呀！咱还没銅絲母的料哩！”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忧心地说了一句。

“说的是呵！”刘师傅把话题接了过来。每当工件要的急迫的时候，“没有料”这三个字是使人最头疼的。但这对老刘说来，却不然，你瞧，他那最初还有些紧张的表情，现在却豁然开朗起来。“干！没有料？就是用泥捏，也要把它捏出来！”他把挥起的胳膊使劲地往下一劈，决断地说。他抬起手看了看表。时间正是半夜12点稍过一点儿，“天亮讓电爐出鋼！”他又斬釘截鉄似地补充上一句。

四十二岁的老車工张师傅听了“天亮讓电爐出鋼”这句像是用鋼水澆鑄成的話之后，仿佛觉得浑身骨头节子啪啪地山响，刹那间增加了力量。可他一轉眼珠又想：上哪儿去弄銅呢？他的視線迅速地落在牆根下盛銅末子的那个鉄桶上。“化銅！自己鑄絲母！”这本是在他腦海里的片刻間的想法，但却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

“好！就这么干！我还会推砂哩！”手里拿把合金刀、一直磨拳擦掌的常师傅也鼓足勇气贊同地说。

“好——，我們常师傅还是个‘多面手’哩！”調皮、机灵的小赵咧着大嘴直嚷。

“别光乐，傻东西，”张师傅疼爱地说，“走点腦子，赶快去告訴維修的师傅們，快把絲母落下来，好当样子。”小赵听了，撒丫就跑。

“回来吧。”刘师傅喊住了小赵，胸有成竹地说：“用它当样子来不及，不易往下落。我看还是……”

“我看还是自己做木样子，”好半天一直没有吭声的、剛剛上来三四天的临时車工老田建議說。

“你行？”刘师傅不放心地問。

“行！”

“那好，这个任务交給你，限半个小时完成！”

老田接受了任务之后，一陣風似地不見了。頂多不過五六分鐘工夫，牆拐角那台旧車床，甩着木花，沙沙地旋轉起來了。

“小趙，去找筐，咱倆到鑄造車間抬砂子去。”常師傅拿了根扁担，直催。

“孫淑蘭！孫淑蘭！”

“嗨——來啦！”聽到劉師傅的喊聲，這小女孩子，手里拿着煤錐，連躡帶蹦地來到他跟前了。

“你趕快把爐生着，好化銅；我到倉庫去要坩鍋。”他一面說一面走。

“瞧！”小孫用手里的煤錐一指那扇讓爐火映得越來越紅的玻璃窗，原來她早把爐火升起來。老劉回頭看了，不禁微笑着說了聲：“好樣兒的！”一翹大拇指，放开大步走開了。

這時，車工李師傅跑來說：“我已經到電爐那兒把絲母的草圖畫來啦。”李師傅平時不愛多言多語，當他聽到要做銅絲母之後，便主動地到車間去了。

“好，太好了！你趕快給老田送去。我去倉庫。”

“孫淑蘭別走哇！”小孫一聽便知道這是張師傅的聲音。

“您在哪兒——”她扯開嗓子喊道。

“在這兒啦——來，咱倆把銅末子抬到爐跟前去。好化呀！”

“來啦”。孫淑蘭來了，可當扁担一上肩，她不禁偷偷地咧咧嘴，暗說：“好重哩！”

“小心——，小心——，行嗎？”張師傅關切地囑咐着。可調皮的小孫卻擠擠眼噙火地說：“行。”

“好樣的，好樣的！”

“你这老腦筋哪，就是輕視婦女！”小孫一手緊握住扁担頭，一手捂住嘴，哧哧地直笑。

“哎喲喲，這可受不了了，這頂大帽子太重了……”

“嚟！抬這麼點銅末子就喊太重啦？”抬砂子的兩個人也來到爐跟